

新中國
青年文庫

蘇聯經濟小史

史賓選
什之·林秀合譯著



新中國青年文庫

史賓選著
什之·林秀合譯

蘇聯經濟小史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發行

PA
M85
9288
/2

新知三聯書店發行

PA
M85
9288
/2

C 31
000307

庫文年青國中 新

史小濟經聯蘇

著 賓 璽 史
譯 合 秀 林 之 什

知新·書讀·活生
店 書 聯 三

000307

9288

83 • C28 • 36K • P.180 • \$5.2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〇年一月第二版

京華印書局承印

北京造 5001—15000 冊

• 總 管 理 處 •

北 京 西 總 布 胡 同 二 十 九 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漢民路

天 津 • 濟 南 • 西 安 • 長 沙 • 開 封

香 港 • 大 連 • 哈爾濱 • 重 慶 • 漢 口

代序

不是空着雙手，

不是熱烈游行，

而是在槍桿下，機器旁，

我們慶祝革命。

——馬雅柯夫斯基

三十年……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離開我們祇有三十年。在任何國家的生活和歷史中，這是一個不長的時期。但在蘇聯的歷史中，這三十年卻是一個偉大的時代。

這是在廣及全國的戰線上艱苦鬭爭的年代，是為生存權、為自由和獨立、為年輕的蘇維

埃共和國而鬭爭的年代。遍體鱗傷、破碎不堪和劫後餘生的國家要站立起來是不容易的，但它祇在短短六年期間就堅強地站立起來了。接着是史大林五年計劃的年代，這時候蘇聯各民族每五年要大踏步地走過幾十年的路程。而每五年走過了這段路程，回顧已往時，人們都不認識自己的國家，不認識自己了。一年一年，蘇聯人民向前疾進，衝破了一切障礙。在創造和建設的疾風中，俄羅斯和蘇聯的其他民族（它們在革命前都是世界上最落後的一些民族）昇登了峯巔，而不久前，僅僅三十年前，這種發展卻是想都想不到的。

列甯和史大林領導了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外高加索的工農、卡爾梅克和吉爾吉斯的牧人、哈薩克斯坦和貝雅圖蒙古的畜牧者、帕米爾和極北的居民以及蘇聯的所有大小民族，走上光明遠大的進步道路，走向自由的、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史大林領導他們通過了路上所遭遇的許多障礙，走向人類史上空前的偉大勝利。

如果三十年前有誰揭開未來的幕帷，在我們面前描繪出一幅蘇聯的自由生活的圖畫，法西斯進攻前夕的圖畫，殘酷搏鬥與光榮戰勝法西斯主義的圖畫，以及偉大的一九四六—五〇年的史大林復興五年計劃，那我們是決不會相信它的。童話、空想——我們將這樣說。

但是列甯講述了這個美麗的童話。

並且童話實現了。

新生活像泉水般湧起來，沸騰起來了。

幾個星期裏，就建立了城市。在那埋葬過駱駝商隊的苦旱的沙漠裏，人們懷着歡樂的，青春的熱情敷設鐵路、奔馳起火車來了。年輕自由國家的偉大建設的新據點像耀眼的鑽石散佈在全國。

荒野的沙漠變成了天堂似的果園。在以前致人死命的傳佈瘧疾的沼澤地帶，種植了檸檬和橘子，藍柚木密長成蔭。在死去的土地上，那兒以前連水草都不長一根，現在卻生長着棉花和橡膠樹、茶葉和菸葉了。在極北——在永恆的冰天雪地中——在北極一帶，壞血病和飲食不足的死亡率是異常的高，現在，五穀播種了，菜蔬甚至水菓也都種植了，在這些從前渺無人煙的狗熊的棲息之地，現在已經設有醫院、學校、劇場和俱樂部了。

這一片不毛的，早先沒有人要的土地上來到了新的人，從它的地底下發掘出石油，煤、

金屬品。

在國家的心臟地帶，離開莫斯科不遠的地方開鑿了一個「海」。莫斯科，旱路乾癟的老太婆的莫斯科，現在已是一個海港了。

巨大的房屋，連屋帶人一起被移到新的地力，爲了可以更舒暢些，更遼闊些，更美觀些。假如城鎮擋住了去路，那麼城鎮就被搬家，在原来的地位上開鑿出河流，假如有必要，就開鑿成海。

在那兒，莊稼人在不能忍受的勞動中僵僵着背，饑餓的幽靈更是牢牢的釘視着他的臉的地方，現在成千成萬的曳引機和收割兩用機在集體農場的田野上由引擎的轟響歌唱着而自由的勞動了。

蘇聯人民的力量是用之不竭的。當擊碎了奴役和剝削的枷鎖，他挺起腰背雄糾糾地直立起來了。沒有什麼在他是不能做到的！

亞基米德給世界發現槓桿定律後，雄視地叫道：『給我一個立足點，我能使地球翻一翻身。』

這個立足點，蘇聯人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舊曆）找到了。強力的槓桿，這是

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新的有力的人們站到這根桿旁邊，他們就把地球翻了個身。生活按着新的道路行進了。

活潑的、愛吵愛鬧的孩子們在十月之後的第一年進入了學校。他們是好學的，堅持的、倔強的。他們渴望學習新的事物。上古和中世紀的老古董在他們是沒有用的。對於他們昨天也是不需要的，他們要的是今天和明天。

少年和青年是更堅持、更倔強。他們渴望知道一切。他們要求得到知識。他們在學校不生爐火的酷寒中上課，帶了書本去上工。

他們攜了槍走上內戰的前線，趕跑了敵人，又回到機器跟前和學校裏。

孩子和少年長大了。這是蘇維埃國家的新生代。鎚子、書本、畫筆和槍枝在他們是同樣的熟識、同樣的親密。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可是千百萬的蘇聯孩子和少年現今讀到了他們父親的一生中在偉大的十月之前的遭遇，他們用懷疑的目光環視一下：「難道曾經是這樣的麼？」是的，曾經是這樣的。不過，這是很久很久，幾乎是被遺忘了的時代，那時什麼都跟現在不一樣。這好像不是我們的，而是什

麼別人的生活裏的事情一樣。

這是在偉大的十月之前——三十年之前！

時光一年一年地過去着。

史大林格勒的電引機工廠，德聶波爾水電廠，土西鐵路，庫士聶茨克工廠，莫斯科——伏爾加運河，地下火車，全是一個世代的人所建造起來的，可是，看來它們好像屬於幾個不同的時代。生活年復一年按着三百六十五天緩緩地踱過去，和人們的事業是來不及看齊的。在昨天被認為是空想、夢想，到了今天的日子，就結實的成為現實，一待到了明天又將被遠遠的拋在後面了。

落後的游牧部落，目不識丁的農民，在勞動中見不到陽光的勞動者，他們的子孫卻成為工程師，或甚至科學院的院士了。從鴿籠的小屋，逐水草而居的幕帳中走出來，蘇維埃人們通過了社會主義這學校，以主人的資格跨入了巨大的工廠、大學、實驗室、博物院、圖書館、文化休憩宮、劇院，所有這些都是他們親手建造的，也是為他們自己建造的。

在五年計劃的建設中，成長了並鞏固了社會主義。

在同一的世界中崛起了法西斯怪物，它處心積慮、養精蓄銳、圖謀盡死社會主義，剝奪蘇維埃兒童的歡樂的童年，剝奪蘇維埃人們的自由勞動，剝奪老年人的餘年的歡樂。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一個夏天的星期日的清晨。

在東部蘇聯的一個地方，一所新工廠落成了，人們發表了演說。人們舉行遠足、野餐來消度休憩日。蘇聯的首都——莫斯科，也已醒來。在西部各州，夏天的晴朗的早晨來臨了。就在這時候，德國的坦克成羣結隊地衝過了國界，法西斯的炸彈焚燬了蘇維埃的村落、城鎮。

擁有龐大的坦克車部隊的德國人，遠遠地衝向前來。可是這裝甲的洪水雖然橫衝直撞地、蹂躪過了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却終於給史大林的意志擋住了，他喚起了人民的一切力量來保衛祖國。

這是艱難的考驗的日子，那時敵人的鐵騎衝向着莫斯科和列甯格勒，企圖突破史大林格勒。發生損失重大的意識是有的，可是並沒有驚恐和慌亂，那裏，在克列姆林宮裏有一個鎮靜、確信的人，他的聲音激勵人們去鬭爭，給予爭取勝利的力量和意志。在列甯——史大林

的旗幟下，由史大林的意志指引着，蘇聯人民勝利了。

敵人被逐出、擊潰，在柏林被打垮了。

一路擄掠着闖進了蘇聯的德國人，不只是掠奪財富，本來他們就是爲了搶掠才來的，並且把一切他們所不能拿走的都毀滅了。德國人所課予自己的任務是或者把蘇維埃人民奴役，或者滅絕。

法西斯主義所加害的創傷是嚴重的，給予蘇維埃國家的破壞是無比的。恢復要求多少歲月呢——十年，二十年，還是一輩子的生活時間？

蘇維埃人民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第四次史大林五年計劃——不是十年，也不是二十年，蘇維埃人民把恢復的期限限定在數年之內。過不了幾年，法西斯蠻人的破壞將不會有絲毫的痕跡遺留了。法西斯主義的恐怖，對法西斯的偉大勝利卻是永遠不會忘掉的。

勝利的紀念碑將是重新建造起來的城市，比先前的將更加美麗、更加舒適的。會有更多的宮院、學校，生活將是更富裕、更美滿。蘇維埃的歌聲將比先前震響得更高亢。

在法西斯主義殘留的廢墟上，按照偉大的史大林計劃，新的生活已經在欣欣向榮了。

目次

代序

一 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國經濟狀況·····	(一)
二 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新經濟政策和改造時期·····	(八)
三 蘇聯計劃經濟和計劃化的開始·····	(二〇)
四 第一次和第二次史大林五年計劃·····	(二七)
五 第三次五年計劃·····	(四四)
六 戰爭的年代·····	(六六)
七 侵略者所造成的破壞·····	(八五)
八 第四次五年計劃是復興的計劃·····	(九四)
九 初步總結·····	(一二六)

一 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國經濟狀況

蘇聯在史大林五年計劃的年代中，整個經濟尤其是工業成就有了飛躍的進展，把它承受革命以前時代的遺產來比算是毫不足道。關於這，以一九一三年的指數作為研究蘇聯此後的發展和經濟進步的出發點是極端不正確的。工業、運輸、國民經濟的基本投資在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中所遭受的破壞必須加以充分的重視。單純地把目前蘇聯施行史大林五年計劃後所到達的經濟地位同一九一四年的俄羅斯在戰前的經濟情況作比，這是低估了蘇聯各民族在黨與政府領導下在第一次史大林五年計劃前的改造期間內奮鬥得來的巨大的勝利，在外國敵人包圍之下而對內部的人民之敵的富農、資本家殘餘作無情鬭爭的環境中，為國家復興而鬭爭的勝利——就是為生存鬭爭的勝利。十月革命前夜，列甯在「災禍臨頭與防止之法」一文中曾說過：「俄國的經濟發展有強制的必要」。當時他把這問題是這樣斷然地提出的：「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超過先進國家。」

改造時期不能理解作爲單純的把受自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的破壞加以恢復的年份。

這不但是被破壞的企業的恢復，而且是爲了國家普遍的需求和未來發展的根本改造。本質上有不少的企業無異是新的創立。此外，有許多在帝俄時代尙告缺如的工業部門也在這時期建立的。所以改造時期不是作爲修補舊有企業加以恢復的年份，而是大規模建設的先聲，未來的偉大建設的基石是在這期間奠立的。在這基礎上，五年計劃年代造成了輝煌鞏固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大廈。世界上是沒有一種力量能夠摧毀這大廈的！

爲便於瞭解改造時期巨大的工作規模，以及此後五年計劃的成就起見，俄國在一九一四年前的經濟特徵有略加敘述的必要。

俄羅斯在一九一三年的經濟情況，不管它表面的繁華，京都的富麗，實際上是在極危急的狀態中。外國資本在俄國工業和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重要性是不斷地在增加着。面對外國資本擴張的加強，俄羅斯對於本身民族工業的成長卻無能爲力了。無地的農民赤貧了，但是給土地帶住了腳，也不願意爲了得不償失的、不熟練工人的更不够吃的工資而就此捨棄它。不過，即使是並不顯著的無產者的增多也是無法容納的。資本不足，也無新的工業資金

的投入來雇用增加着的無產者從事生產。失業者的隊伍加大，工資減少，人民的購買力也就低落了。俄國的工業資本，部份的商業資本，得不到靈活的周轉，不能增強運用，終於把自己的陣地向外國資本投降了。一九一三年在俄國工業中的外國資本，照美國L·派司伏爾斯基和G·毛爾登兩人的統計，即有二十億魯布。一九一三年俄國的外債爲五十一億四千二百萬魯布，而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的戰債則達到六十六億八千一百萬魯布的數目。每年的債息就需要付出極大的款項。（引自門德爾孫「兩個世界的經濟競賽二十年」，見「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一月號。）

早在一九一三年，俄羅斯即已迫臨嚴重的經濟危機而瀕於破產了，世界戰爭遮蓋了表面繁華的腐爛的空虛。經濟的一切基層部門要求劇烈的變革。任何姑息都是於事無補的。要有強力的一擊，打開幾世紀來累積着的矛盾的紐結。打擊來了。早先發育不全的資本主義體系解體了。新的體系必須從新建立。

革命前的俄國在經濟上是依存於外國的。大工業幾乎全部集中在以外國資本爲主導的屈指可數的幾個大銀行手裏。外國資本在大銀行的成數幾佔百分之七十五，在工廠製造工業則

超過百分之四十。礦山、有色冶金、煤和石油等工業幾乎全部都由外國資本控制着。

由此，俄羅斯在工業方面是一個極度落後的國家。擁有着取之不盡的無所不備的原料資源的蘊藏，俄國在一九一三年及這一年之前輸入約佔它的必需量的百分之二十的煤，全部的變電鐵合金，鉛，橡膠，百分之九十八的鉛，百分之四十五的銅，百分之九十的鋅，百分之五十六的過磷酸鹽，百分之五十六的原棉以及其他原料多種。擁有全世界溫帶三分之一森林的俄羅斯還輸入本身木漿需要量的百分之二十二。

列甯在真理報上「怎樣提高俄羅斯的每人平均消費量？」一文中，對於革命前俄國工業的落後會有如下的描述：

「說來沒有人會相信，俄羅斯是一個落後得未之前見的國家，貧窮，半開化，近代的生產設備比英國低四倍，比德國低五倍，比美國則低到十倍。」

在分析這一情形時，列甯指出了這一落後並未趨緩，而相反地是在不斷地加速着。關於這，莫洛托夫在聯共（布）十八屆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引證一九〇〇年及一九一三年的鐵礦生產數字，說到帝俄同先進工業國家的落後愈來愈遠的這一情形（「蘇聯國民經濟發展的

第三次五年計劃」報告頁十六—十七），說道：

「一九〇〇年沙皇俄羅斯的銑鐵生產，按人口的每人平均量計，比美國低八倍，在一九一三年相差竟至十一倍。同德國的比較，一九〇〇年的銑鐵生產量低六倍，在一九一三年即達八倍。同法國的比較，一九〇〇年低三倍，一九一三年也有四倍。」

此外，莫洛托夫指出「鋼的情形也是一樣。」鋼鐵的生產一般是工業賴以發展的基礎。沒有高度發展的黑色冶金工業就不可能有機器製造工業、運輸業、國防工業，總之，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的發展。因此，俄國黑色冶金工業的落後就是工業和國民經濟的其他許多部門極度落後的標幟，而這一整個工業的落後，較之黑色冶金工業，在程度上即使不是頂高，也是比較高的。

在聯共（布）十八屆代表大會上莫洛托夫曾就基本的指數對一九一三年前俄國的工業特徵作了如下的說明：

「一九一三年按人口的每人平均量計，電力的生產比美國低十七倍，比德國低五倍。
「一九一三年每人平均的鎔鐵量比美國小十一倍，比英國小八倍，比德國也小八